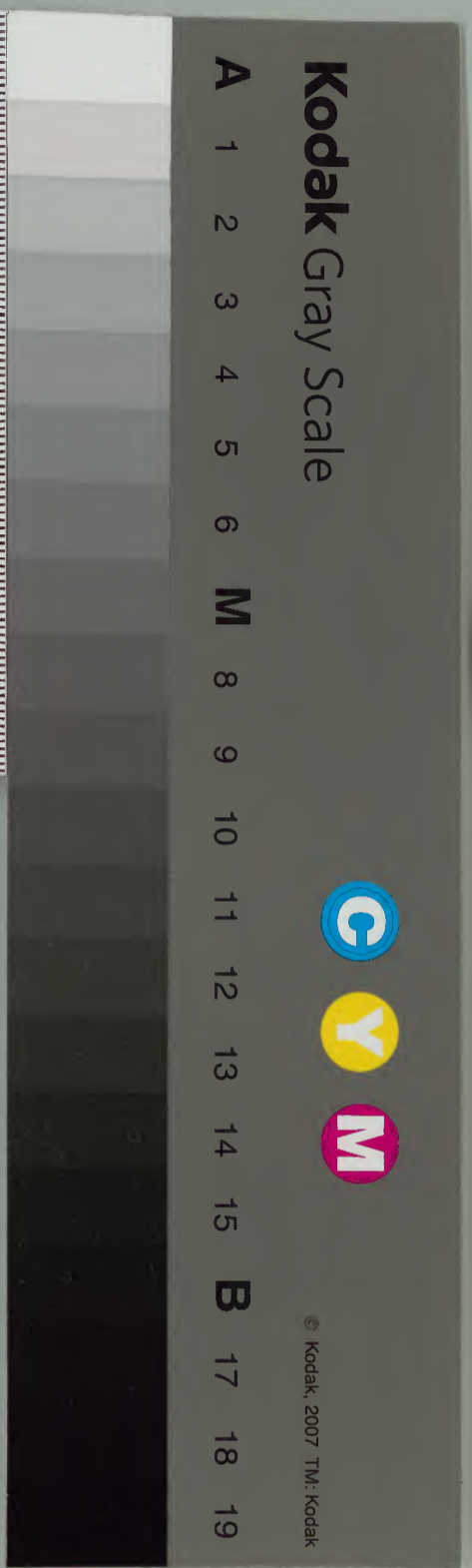


家子大金 九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11)	
函號	冊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

淺草文庫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負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云

代同安縣舉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覩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
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
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
寓丹陽今忠義滎陽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
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
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滎義坊爲丞
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
修故事永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
之竦飭謹具狀申主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

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
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
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
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
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
國章而已至於妬媚相形稔成禍孽則或以此
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
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

禮士庶昏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闕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為務行年五十豐豐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會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亦以浼聞事自如後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

年以三百日為期兩日壹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椿收竊緣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繫遠鄉農氏追呼搔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糾抑又兌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今本處椿收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

已爲非策又况椿收日久皮線爛斷孔片
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爲
歲例則其爲害無有窮已尤爲不便欲望
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
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校閱日夕
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
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闕於武
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
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
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

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今諸州有作院處多
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闕事

一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
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
百餘頃內星子縣最爲窄狹已占三百餘
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
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
敢循習舊例供申虛數熹昨在田里素聞
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妄亂
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

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其同朝廷
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六段虧少
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
行根究竊恐其它州軍官吏有在其咎者
在烹私義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贊廟堂
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
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
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為幸甚然所
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
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言圖

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
尤為簡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覩本軍今為久闕雨澤早田旱損已依準令
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
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
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
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
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
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

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糴米五萬石又拖夕兩年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灾又蒙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溥征賑給之

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稅租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外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熹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

米斛已蒙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本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切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

兌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一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入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方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停閣今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

稅帶納廢幾饑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
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兌借糴米之罪亦已具奏
恭俟朝典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關
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
罷管下都昌縣病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
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滿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

額招填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
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口口繁多投
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仕及揀汰歸
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
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
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
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贍所以招救常不及
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
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爲
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

外尚闕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匹紬一百五十匹絲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況當荒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尚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負擔緩之責欲望鈞慈特

賜數奏乞依元降指揮早以二百人為額如以州郡武備不脩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准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搔擾十一至十五料均收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辛蒙漕司申奏蠲免而又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摠竊緣本軍三縣六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

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
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
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
恤撫寧庶幾不至流散若受分拋下縣催
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
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
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
救荒卹卹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
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
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
管下都昌縣別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
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
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
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
今照都昌爲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
門堵溪大孤山五寨工軍額管四五百人
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
時止緣盜徒兇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
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

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
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又以本軍
匱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
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闕額
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
乞施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
上及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
零倚閣是致經總制錢收趁不及合行除豁及

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嘗具申總領轉
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及乞
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趁緣
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
三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
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
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
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

人戶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轉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依例除豁方欲

具申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况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

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
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
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
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
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
新補舊逋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
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
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
以後合發錢數目入二竭無可椿辦空
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

月終收趁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
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
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
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
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
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
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

唐本也
作址

唐本賜
作賜

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
號為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為世
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
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
明起為蔡州襄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
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
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
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
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
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

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脩至於如此長
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
脩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
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
賜行下竊恐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
太平興國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度幾官吏
有所遵守久遠不至埋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

唐本也
作址

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
不至於荒廢堙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
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
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
摧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
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
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
空網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

崇禎
有據

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
江心排泊淤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
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天官司錢物不可
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
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
本軍早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
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
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隄
之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
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躬親計

朱子大全卷二十一

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一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准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司舟船得免凡濤之患

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節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及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人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由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更蹉時向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窠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爲公私久遠利

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爲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

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

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
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
流之後不聞會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
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
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
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泐檄到縣中路得
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
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
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
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

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算增兵百
人一歲所費為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
五百匹絲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
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
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
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
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
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
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
永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負解事者少

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

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

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

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粘在前乞賜鈞覽干冒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

可行利便修寫同衙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
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
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內準安撫提刑
轉運提舉使衙牒準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
子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
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
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契勘建昌縣
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
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
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塌畫地圖送簽

廳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比建昌水陸
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
本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
使衙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
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
間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
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并詢訪士
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
堯撰新翔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

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沉島沒虔吉撫筠洪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沃空篙工棹郎摧檣是慮指斯邑也爲拯溺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泝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角樹牧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爲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

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洎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徙置它所必須荆建軍治城壁及諸帑廩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荆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騷擾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

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畝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泝流四十里至江州泝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遙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據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傅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

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本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口縣又泝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糾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徵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

百餘里往返有六百里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科彙二百束每人止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入戶則又不止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况連丁大旱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完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敢固違然望之事仗先朝廷清

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所改易不若仍舊貫為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今仰三邑椿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歉

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
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爲依舊
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補且
以苗米論之星子湖口各止六十僅可相
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約計不及
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色
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
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
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
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

軍於官有言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如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
述略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爲
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
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
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
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
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歷民戶輸送
往來每以爲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
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

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
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
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爲廳重自
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戶即無
往來之阻至於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
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遣一縣民居屋
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
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
日民力凋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
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爲此有害無利之

舉其說竊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搖物
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極爲非便
謹具申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
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幸甚伏候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
安縣界而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
州界分去處初亦無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
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
及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

別有措置豈有爲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遽割
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
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
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
勘凌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
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
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
木遂致爭鬪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

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
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
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
謝悃併乞台照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
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
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
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
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赤立今又五十

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完備處
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
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
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尚且
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
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
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
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
以動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
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

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
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
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
負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
意此事終夕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
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
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即爲引去之
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
既荷聖恩疆界民社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
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

議所擾故敢直以己意干昧申呈其詳見於公
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軍
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
至依條再行推鞠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
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
推鞠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
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雖使
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

啓本以
作已

啓本以
作已

况以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
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
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
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
情益以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寘極
與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爲之首今阿
梁所犯窮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
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鞠然
熹愚意欲望使司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睿
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

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群聽使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在內因納炭稽遲違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

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况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

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為便利民戶而陳大略如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入

祖下
奏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為不若比附納絹量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為利便更乞台慈詢究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為便縣吏鄉司不以為便官負之無見識樂者簡者不以為便往往皆能造為浮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飢渴而其冤苦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為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兩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實大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為竊恐向後難得似此幾會

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
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
行庶幾永為一方久遠之利

與三漕書 齊賢

熹伏辱賜教并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台
候萬福不勝感感熹前日伏象垂問率爾具報
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
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為要切
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富方以自愧亦意高
明見其迂闊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

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
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
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
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
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為遠津般本色其費
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為苦都昌則
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
以價錢之重為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
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向
若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

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
得以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
等戶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人戶却令且依
舊送納度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戶
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
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爲利便須至申稟
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宮所差遣恭想已徹鈞
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

乃復有愚悞輒冒布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
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
昏寒不知所爲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卜三等
戶稅絹疋零文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
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
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
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爲
優恤下戶但行喻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
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
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

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匹計
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
而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加意詢訪
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省
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
行下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爲公私久遠之
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
以爲守臣慢令廢職之戒二 肩鈞聽伏深恐懼

小貼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未限將滿欲乞鈞慈

詳酌徑自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戶
部行遣往還動淹旬月州縣之吏無所稟承
則懦者不敢督趣必至於闕供強者不恤有
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爲
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則例從
低估民間實以爲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
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
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
乞鈞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筭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
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
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
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
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
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
閱為名聚眾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
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十爭競
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

唐本
石
在民

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託於
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達等
依相歐眾寃為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
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
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
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
以關集教習為名聚眾弄兵欲以恐脅官私報
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取罪庶幾豪
強知畏不致寅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
稟者

唐本
取
作以

乞深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目中稟想徹台聽適所遣
陳乞減星子稅人回齎到省劄一道謹復專人
申納乞賜台念保明回申不勝幸甚其間上供
對補之說竊謂若本才虧上供元額即初無可
申請若有別色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今有
司之吝至乃以此為問則蠲減之恩似已無復
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
費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
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

已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携幼
至者不數十年在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閭
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之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
為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為申
述使得不為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
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
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
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
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
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
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
百餘文截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
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
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
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
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收具申總領所照

會去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
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
丁比額不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
九十文自餘合催錢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
田禾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八分已上民間
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
畸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
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
收窠名官錢可以椿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
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

省差衙前王溥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
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旱傷人戶艱於輸納兼準
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拖下合發
錢數虛負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
數奏將合赴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
錢數批曆入帳拘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
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
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
勝皇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熹契勘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
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
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
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
酒稅務趁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椿移
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
轉見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
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爲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
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
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

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
望台慈矜憐些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
減行下椿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
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貼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
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
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
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
脚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

獨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容優
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
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
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
不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爲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由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澆鈞聽熹
昨嘗妄以鄰路過糴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
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
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

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絕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
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
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為意不免具狀申省乞
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
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糴指揮筭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千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
穀不多歲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
米糴糴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
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遏糴

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鬪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糴
支遣遂逐急那兌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
穀今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而諸處官司出榜
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阻境內
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
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許阻節客旅外更欲具奏
及申尚書省又慮遞失鄰援之驩向後別致邀
阻反為深害謹密具此申稟欲望鈞慈特賜矜
察早為敷奏特降睿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
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泐流荒旱

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干冒
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照對本軍勸諭上戶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有有錢無米之人亦須上流收糶若被訟路阻節米舫不通即此勸諭之數盡失指準民命所繫為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念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熹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米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

零欠綱運米五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既災傷如此亦非并督舊逋之時以此計之即熹前奏所乞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既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

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
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
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爲利害其
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
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
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爲應文逃責之計掩蔽
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爲先務至於民
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旣死
徙閭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
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欠比之全放一年之稅

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殍
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
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
或甚於彼時民尚無以爲食若復責以輸納租
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
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
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
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
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
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

加憐察特賜數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
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
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
安其心熹無任皇恐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爲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
兩項米斛又恐朝廷恠其檢放分數之多故
其妄言遂至覩縷誠不能無草野倨侮之嫌
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爲國家生聚教訓恢
復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侵

陵罪戾孤蹤日俟譴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
必曲沾民譽過爲身謀以罔朝聽而陷於不
測之誅伏惟鈞慈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
比以災旱告急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踈拙
素不更事重此困迫不無煩擾今復有劄子二
通申稟放稅乞米及鄰境閉糴事而熹疾病之
餘不堪扶曳輒有私懇仰瀆威尊敢望鈞慈并
爲敷奏乞從所請千萬之幸熹頗有干恩不敢

累幅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脩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會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特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影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觀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

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

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
起之節無所據依循苟簡而臣民之家冠
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
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伏乞特賜申明檢會
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
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
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

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
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鏤版其州縣祭禮
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
一本鏤版行下

乞增脩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行下政和五禮祭祀
儀式竊嘗參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
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
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
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

唐本行
作符

禮本丁

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于後須至
申聞者

一兩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
三位外有殿二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
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
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
王以充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
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
羊一豕無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
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

其為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
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
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
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
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
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
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
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
一兩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

四為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
正位酌著尊在前皆有坫加勺罍為酌尊
尊之東著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之齊初獻酌
之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之齊初獻酌
之獻酌 烹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
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
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
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為酌尊乃知正
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
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
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

正行下

一兩準行下釋真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
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醴齊各以
一尊實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尊著
一實盞齊犧尊一壺醴齊象尊一實沈齊
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玄酒三實三
酒明水玄酒皆在上五在殿下皆北向西
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上內祭社稷儀加罍五齊三酒皆設而不
云南向東上酌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今殿之
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
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

是太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一行又
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
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
尊六爲三行其南向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
玄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此未委是否各
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
熹按其文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
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唐開元禮
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新儀

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
曰山川之神水旱疫癘之灾於是乎祭之
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爲風雨以滋
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
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
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謠誣鄙野非復古
制顧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
僇倭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
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

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
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
遂不復崇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
鬼此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
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山川禮即
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放祭
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
下
一伏覩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
有功及民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

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今即未委新儀
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
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日施行
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淳熙七年三月 日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榜示詢訪
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符中太尉長沙陶威公
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

厚本康
作匡

威當作
和下同

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
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
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卜件事跡是與不是詣
實且翬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
威公廟二而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
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
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
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匯澤大江水
勢湍急綱運舟舩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
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翬等不敢沒其實陳乞

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
號本軍所據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
董翬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
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儼有大功
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唱義於武昌破石頭
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傳而予言威公忠
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
重登其八闔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
兵居上流潛有窺覷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折

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
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從步唱義
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
固可折筭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
之貧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
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
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窺漢之計也
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
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

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鉄奔
石勒爲成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
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
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
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爲尤盛
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
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
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淳虛之俗搖蕩朝
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
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

毅沈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
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
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
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緜劬勞不怠當時
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
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
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砥柱自非明智
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
疑似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
似有顧望之跡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

疑惟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既士行溘先朝
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摠朝權其志一逞遂從
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
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
士行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
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
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旣坐擁八州据上流
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
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勲

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曾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

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訟匿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中間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
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
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間
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
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行
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
憂勞憫惻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

不足充虛接力不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
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
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
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
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
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糶廣米接續糶濟
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椿管申
取朝廷指揮實為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
副施行

乞禁止遏糶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
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
萬貫接續濟糶緣不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
糶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
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
糶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
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路飢荒之急故
行遏糶及客人應募般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
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
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

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穀遇災傷官司
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旱傷
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
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
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
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
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
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數

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
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
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
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
霑實惠

乞賑糴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糴賑濟有合行五事
已具申朝廷未蒙回降聞具下項

一件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
本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差官雇船前

去收糴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
行遏糴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
收雜稅方勝買醋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
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得
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
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件喜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
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糴猶恐不能周給
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
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

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
年災傷上戶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
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
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糴賑濟亦乞與
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
丁鹽絹絲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
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
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
催督已是違法况今旱荒人民飢餓不容

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
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更
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
前期追擾施行

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
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
已保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
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
乞速賜推恩施行

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

奉聖旨令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
及續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入戶
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
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
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爲飢
民採取鳧茈鋤掘殆遍無復禾稻根查可
見荒熟分數乞且將下戶等第住催上戶
寬限勸諭其新林一帶亦許熹差官檢定
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閣租稅其衢
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

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之數奏特降指揮
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
措置糶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
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戶最為急務譬如
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
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
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
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
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侍住催及將官私債
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
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
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
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入戶
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
願歸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
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

本司已即時恭稟通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指揮在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爲見前項指揮早傷刈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在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在催即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熙十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以戶部伏乞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缺食本州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措置

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糴幸無流徙後爲
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
上兼以鄰郡嚴發微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
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缺食雖
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
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糴去後但
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物深山窮谷僻
遠小民委是無錢糴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
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
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

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損羸困缺食
合行救卹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
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
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糴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
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
石仍舊出糴外欲望朝廷特賜筭下衢州施行
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採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
奏得蒙隆出欲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為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為伏覩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

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早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俟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九年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旱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

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俸令佐及當職
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
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
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誣誤人
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
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
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
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
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
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
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
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
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
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
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
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
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五月五日

本司准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斟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爲甚衢婺兩州爲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

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鑄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八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

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
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即於
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
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
多收拾得大者一蔴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
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熹即今前去看視一面
監督官吏打撲焚壘尋別具奏聞次須至申
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
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
責令運糴以備糴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
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榜
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
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
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
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六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用則爲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缺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

啓本缺
作關

行住罷廢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下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以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爲飢所迫已有奪糶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公宥有司檢

舉閉糶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
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
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
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
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
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
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
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
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
及上戶閉糶絕少米斛出糶數內江山一縣

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
三戶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有貧病無錢收
糶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
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
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
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
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
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
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
件臣寮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

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會不聞知其本州
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
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
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
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
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
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
朝廷指揮

申存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
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
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
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今熹及早分給諸州
廣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
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
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
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
助及格之人今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
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
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秋延年所請
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
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
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
貫而今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
合興脩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

給人有應募者即今繳納糶給由曆就雇
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今被災州縣人戶苗米
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

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
災處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
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而在或縣
或用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
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存自陳判執

回歸往日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又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聞歐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

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
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
知其弊故所以爲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
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熹嘗原
其所以蓋緣朝廷會有指揮罷支者戶長
雇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
錢可雇者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
於保正保長無賴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
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
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爲民害

熹竊以爲莫若將罷支者戶長雇錢一項

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者長

戶長罷支者戶長錢紹興府共管若干貫

顧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

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

得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

酌施行

一上項復雇者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

費未能遽行而欲少寬上中下等戶充大

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

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爲保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這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陪備其費不實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

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爲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者戶長錢撥

還州縣依舊雇人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
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消
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
最高人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
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如畏陷穽豈有願
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
又不可無人催稅則只是抑勒輒差
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嘗施用只今
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
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
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
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

併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
高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
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又近亦不
理爲保正保長役次則廢幾諸弊稍息而
中下之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
行

一伏觀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
僚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
成法也何法行既又人僞滋起於是有徒
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

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回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入纔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節本司從長相度具

本處可行利便申熹竊詳通鄉差亦則鄉分闕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三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疎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鄙狹民貧役次頻數遷差不行者即

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
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
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
亦可粗免差役頻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
施行

右謹具中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
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修立逐項條
貫頒降遵行施行

具位

經界申諸司狀

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
準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
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
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
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
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
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
一斗種大率繫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
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爲二簿一輸之官一
爲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

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戶產錢以
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許人
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
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折之則山田
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
使保正長自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
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
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
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會
未舉行經界治或已行即未委先來係作如

唐本戶
有二字

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
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义利便
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
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竊自念
义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
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
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爲
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
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
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

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于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又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

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一十三四年間備貧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爲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隣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且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爲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今已三

四十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
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
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
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
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
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
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
漳汀州不會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
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
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

不實亟奏罷之太非此三州者偏有不
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
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
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
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
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
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
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
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

可以卒然變也况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熙寧事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後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日

都不作為之為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况於今日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稅平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事實之手疑當作者志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

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
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
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
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
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
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
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
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
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
四十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

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
軟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
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
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
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
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
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
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
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
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

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不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有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

熹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弃疾荆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獠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弃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陸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荆置此軍本爲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

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爲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爲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踈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朔置此軍一宗本末照率奔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

所謂而察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合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爲拘不以歇然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

置兩點又於二點各分四類或物力高
疆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
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點凡選
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
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
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
事目以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
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庭凡有所疑
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
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

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
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
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
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
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
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
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
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
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
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

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
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
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
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
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
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
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
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為詞恐脅

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
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
望風沮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
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為寇
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
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
為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會經界有稅無
業之民狼狽失所者眾而輕於從亂耳
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
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

子孫久遠之業以爲族滅無餘之計也
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
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
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
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
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
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
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爲慮也伏

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

司詳爲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爲先次
以擇人爲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難事
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爲
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而勝則是使三州之
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
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
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俾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
到任稍久續行體方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

敵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
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數責罰以救目前官
既不法吏又為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
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
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
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
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
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便牒備坐省筭內聖旨
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
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由本州又已取
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
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
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
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
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
之重之不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
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

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
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
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
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
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
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
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
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
而上下官吏必將交謔諸司無意主張不肯
著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

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介紛紜
不唯無益而適所以漏泄幾事動搖衆心使
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
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
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
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
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
厲己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
正稅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嘉
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

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為利害不在乎
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余若蒙諸
司力為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
是斷然必行之今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
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
者今皆不必預以為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
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况本州今年早稻
稍熟民力稍寬可為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

乞台旨施行

四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員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
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
奏相度到漳泉州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
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
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有
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
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某專一提督

分卷之六之三十一 三十五
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
省先具知稟狀申源至中間者

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
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
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
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法仍會到福州
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逵項
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
諭并將田形算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
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

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
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
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
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
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
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
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
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
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
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

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為厲己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為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急所建白然

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深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

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
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
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
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
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
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
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
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
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
保今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
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
入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
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
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
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
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
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
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

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

專制只今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祧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傳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會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會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會祧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
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
合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時未嘗祧太上時亦
未嘗祧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
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
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公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

即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
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
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
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
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
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
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
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

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母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羨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替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

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一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一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一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vertical text, which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columns by vertical lines.]

